

## 文苑笔谈

# 一朵茉莉 一盏香茗 一世清幽

刘绍义

我喜欢花,尤其喜欢茉莉花。现在正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家中的几盆草本茉莉,开得正香。“秋晴隔院葡萄熟,夜静空斋茉莉香”,语出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在其《溉堂前集》卷九《入空城过无言》中,我见到这样的佳句,反复吟诵,舍不得释卷,于是就让一位擅书法的同行书下了这幅字,悬于书斋。盛夏读来,自消几分暑气;寒冬读来,让一壶茉莉花茶更为幽香。

《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茉莉花“气香味淡……解胸中一切陈腐之气,辟秽浊”。茉莉花“翠叶光如沃,冰葩淡不妆”,花朵洁白玉润,香气清婉柔淑,可用于庭院栽培或者摆放欣赏。我爱茉莉花,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还是因为她的香,抑或还因为清水环绕着她的那杯清茶。有人说,茉莉花就是一本,每当展现眼前,我们不是在看她,而是在读她。这很有哲理。试想一下,中国几亿女同胞中,有多少人叫“莉”?民歌《茉莉花》更是遍地开花,大多数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学会的第一首中国歌曲往往也是它,这首歌曲已然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

据我所知,早在明代,《茉莉花》的传唱就非常流行了。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挂枝儿》中,就有一首《茉莉花》:“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栽,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花儿采到手,花儿还未开。早知道你无心也,花我也毕竟不采。”这与如今的东北民歌和扬州民歌《茉莉花》,甚至全国各地耳熟能详的《茉莉花》,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记得自己背过清代苏州才女席慧文的《虎丘竹枝词》:“平波如镜漾晴烟,正是山塘薄暮天。竟把花篮簪茉莉,隔船抛与卖花钱。”读罢,江南雨中买花、往花篮簪花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是的,我认为与北方人比起来,江南人更爱茉莉花。在清代,苏州人把花篮都统称为茉莉花篮,茉莉花在苏州的盛行,可见一斑。

有人说茉莉是为女人而生,别的花大多白天开放,而茉莉却是夜间开花。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其花皆夜开,芬香可爱。女人穿为首饰,或合面粉,亦可煎茶,或蒸取液以代蔷薇水。”的确,无论是插在鬓上,还是戴在鬓边,抑或是用彩线将茉莉花串成“层玉”挂在钗头,都会让女人锦上添花。暑热难熬的夏秋之际,室内摆放一盆白如冰雪、馥郁如麝脐的茉莉花,难道不会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吗?

一朵晨雨中的茉莉,一声窗外的鸟鸣,一炉袅袅烟火,一盏悠悠香茗,谁人不会脱尘而出,幡然醒悟?这也许是我家里既有草本茉莉又有木本茉莉的缘故。我每年都会种上几盆草本茉莉,这种茉莉种下不久就发芽抽叶,葱茏生长,书房客厅点缀幽情,平添绿意。过不了一个月,就枝繁叶茂,鲜花盛开了。

当然,我最爱的还是那两大盆旧年木本茉莉,每逢夜雨过后,茉莉花枝就清激如洗,过了农历五月,不知不觉,两盆茉莉花早已悄然绽放。翠绿的叶,洁白的花,瓣瓣寒露,风情万种,让人爱不释手。微风中,茉莉花的芬芳更是沁人心骨,让人心旷神怡。

历代文人雅士确实都把茉莉当作消暑解夏的良药。“燕寝香中暑气清,更烦云鬓插琼英”;“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凉”;“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不烦鼻观偷馥郁,解使心地俱清凉”……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到了皇帝那里,花样更是翻新了,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淳熙年间,每逢夏天,孝宗皇帝总爱去复古、选德等殿以及翠寒堂纳凉,原来这些地方都有茉莉等花卉数百盆,“鼓以风轮,清芬满殿”。

怪不得宋代的江奎在《茉莉》里说:“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指指算算,茉莉花真的充斥了古代的文学典籍。《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宝玉看宝钗平日化妆时说:“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提到的“茉莉花肥皂”,就是用皂荚掺上茉莉花汁做成的一种高档香皂。“刻玉雕琼作小葩,清姿不受铅华。西风偷得馥香去,分与秋城无限花。”赵福元对茉莉花的赞美,正是对茉莉花的真实写照。

宋代的诗人王庭珪和明代的词人沈宜修都认为茉莉花是能与梅花比肩之花,它们虽然性情相反,一个宜冷一个宜热,但它们芳心共具,香魂相同。王庭珪笔下,“逆鼻清香小不分,冰肌一洗瘴江昏。岭头未负春消息,恐是梅花欲返魂”。沈宜修的诗句则是:“如许闲宵似广寒,翠丛倒影浸冰团。梅花宜冷君宜热,一样香魂两样看。”

茉莉花在千花万卉中,显然并不算最艳丽的,虽然有人说她“蕊仙丰韵”“玉容双绝”,可是看她那清淡乳白的花色,她那娇小羞涩的模样,似乎很难引起人们对她特别的关注,但实际上,人们对茉莉花却有着特殊的偏爱。明代才女田双飞有一首《临江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生动地抒写了对茉莉的倾心与依恋:“珠蕊细织兰麝,绿阴点,缀春冰。小阑干外晚凉生。含娇无语,清绝最宜人。素衣惯惹新月,幽姿不受纤尘。残妆折取两三茎。水晶帘卷,香满绛纱轻。”

我也总觉得,茉莉花的幽香,真的与蜡梅有几分相似,只是茉莉花少了一丝冷傲,多了几许柔情。可不是吗,从农历五月到农历九月,茉莉花含蓄、淡雅、宁静,不和百花争艳,只与莲荷共舞。摘几朵,泡在杯盏中,清雅宜人,不饮即醉;采一朵别在发髻,秀丽姿容,更添几许优雅。



清代画家孙璜《仕女图册》折茉莉花图(局部,有修补)

## 书评

# 二十四节气的东方诗意

刘英团

气之华,韵之雅。“独造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中国画值遇二十四节气,自然与人文交织,天人合一理念的复杂交融,激荡回旋起无尽的涟漪。24位画家,24个有趣的灵魂,每个人都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美好的想象。

还是清人华岳的《天山积雪图》,抑或是清人金农的《梅花图》或华岳的《疏树归林图》,既使人有一种“千钧一发的沉寂之力”,又蕴含着“即将到来的一轮的春的萌发、夏的盛放”,落得一个“曲径通幽”的“幽”字上,实在是让人心生欢喜。

气之华,韵之雅。“独造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中国画值遇二十四节气,自然与人文交织,天人合一理念的复杂交融,激荡回旋起无尽的涟漪。立春时节有梅,有吸收的强大的能量,仍旧那么强烈地传递和散发着,治愈着眼前的你我,力度不减。”

“画中,四时之美,古人之乐,那么切近。像在身边,像在昨天。”借助于国画,完成一次跨越时间的镜像演绎。自在与平静之间,自然与人文交织,胡烟娓娓道来传统东方的诗意。俯仰之间,中国画遇上了二十四节气,叠加之间更具空间层次感,相互渗透,叠映出“栖身于城市之中,有感于尘世之外”的诗情与画意。从“立春”到“大寒”,不论是南宋杨无咎的《四梅图卷》

得仁”。《四梅图》因他而生,“让他的心,一颗想逃的心……有了安放之处。”

凡作一画,首在立意。正如艺论家、徐悲鸿之高足黄纯尧先生所言,“山水画之终结者,在气韵”“气为韵之本,韵为气之华。韵之所得,赖于气,天地万物,无气不生,得气则得生,得生则得动,生动多臻,风韵自出之美。早春寻梅、兰亭修禊、汉宫春晓、槐阴消夏、鹑华秋色、寒江独钓,一幅幅古画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成了沟通古今的媒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从立春、惊蛰到夏至、大暑,从白露、秋分到冬至、大寒,节气串起了四时的变换,勾起了人们对诗意化生活的期待。借助一幅幅画作,穿行在山林里,穿行在梅树下,穿行在冷雨中,穿行在大江畔,穿行在炉火旁,描景物、记传说、话人事,捡起凝固于历史深处的美好瞬间,绘制一幅文雅与诗意的至美画卷。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诗意与

## 阅评

# 此石耀千春

周惠斌

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方正朴茂,笔画匀称;结体粗细不一,欹侧多变;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但其奇谲诡秘的构成和演绎,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诅楚文》刻石共三块,字数稍有参差,文句首尾略异,内容基本相同,后人根据它们所祈神名不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

《告巫咸文》刻石今存326字,有34字漫漶不可辨认,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出土于今陕西凤翔区)开元寺,“巫咸”为巫师的祖师。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将此石移至知府便厅,赋《诅楚文诗》并作序以纪,宋徽宗后又将它收归御府。

《告大沈厥湫文》刻石今存318字,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在朝那湫(古称雷泽,为伏羲出生地,今甘肃平凉市西北)旁为农民耕田掘得,“大沈厥湫”是水中之神。熙宁元年(1068年),渭州知州蔡挺将此石移至官廨。5年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调任南京(即宋城,

今河南商丘市)御史台,他携石而往,藏于住宅。绍兴八年(1138年),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又移至官廨。

《告亚驼文》刻石,据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记载:它于北宋时期“出于洛(今正宁县东约六十里处),亦蔡氏(蔡挺)得之,后藏洛阳刘忱家。”宋代董道《广川书跋》指出:“亚驼即溲洿。”(但后人多有疑问,认为它是伪刻赝品。一是溲洿水在今河北,何以以此石出土洛阳?二是洛阳并非秦地,怎会埋着秦国石刻?郭沫若先生认为,文中駝字从“马”,写法不古,因此断言是伪作;而且南宋《绉帖》《汝帖》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亚驼》,蔡挺得后也未将它同《告大沈厥湫文》一起带至南京,显然,宋人已然知道它并非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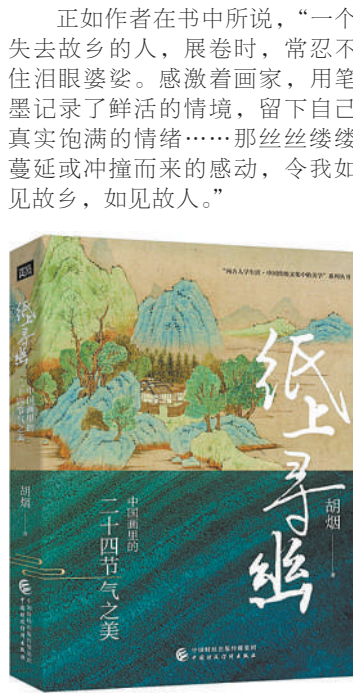
《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后,因记载了历代文献中缺失的史实,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关注;又因它刻勒时代不见史书记载,故后世学者对此争论颇为激烈,如宋代方勺在《泊宅编·秦诅楚文跋尾》、欧阳修在《集古录跋

尾·秦祀巫咸神文》、王柏(鲁斋)在《诅楚文辞并序》中,纷纷题咏、著录、注释、考订,发表各自见解。现普遍认同《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此外,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对《诅楚文》评价甚高,米芾在《自叙帖》中说:“篆最可爱《诅楚》《石鼓文》。”董道誉之:“书尽奇古,间存钟鼎遗制,抑或杂有秦文,盖书画始变者也……文辞简古,犹有三代余习,非《之罘》《琅邪》可况后先,此其为可传也。”明代何景明《观石鼓歌》赞曰:“《之罘》《诅楚》几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战之后,《诅楚文》三块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无踪影。因此,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其中以南宋《绉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则略有删节。民国时期,《诅楚文》的刊印本较多,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

考图谱》中亦收录《绉帖》《汝帖》的翻刻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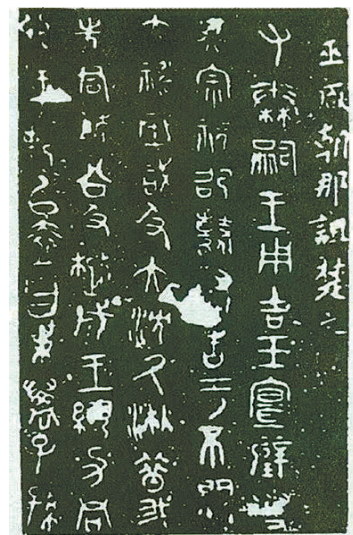
《诅楚文》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方正朴茂,笔画匀称;结体粗细不一,欹侧多变;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用笔收放自如,其中收笔多呈尖状,率意自然,风貌接近秦代小篆,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因而受到历代书家的钟爱,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字和书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书法价值。



秦《诅楚文》拓本

尾·秦祀巫咸神文》、王柏(鲁斋)在《诅楚文辞并序》中,纷纷题咏、著录、注释、考订,发表各自见解。现普遍认同《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此外,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对《诅楚文》评价甚高,米芾在《自叙帖》中说:“篆最可爱《诅楚》《石鼓文》。”董道誉之:“书尽奇古,间存钟鼎遗制,抑或杂有秦文,盖书画始变者也……文辞简古,犹有三代余习,非《之罘》《琅邪》可况后先,此其为可传也。”明代何景明《观石鼓歌》赞曰:“《之罘》《诅楚》几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战之后,《诅楚文》三块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无踪影。因此,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其中以南宋《绉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则略有删节。民国时期,《诅楚文》的刊印本较多,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



秦《诅楚文》拓本

## 影评

# 器物有神 匠心无界

晴风

咫尺千里,五色备焉。《千里江山图》不是一张画,至少是五张。第一层是完整的宋代水墨文人山水画,第二层添加了赭石用以衬托青绿,第三层画绿为青打好基础,第四层是罩染,第五层上青。经过这五层“笨功夫”,一幅青绿山水才真正活起来。

博物馆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展示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已播出三季的《国家宝藏》,邀请了许多明星演员站台,让人起初以为是一档拿名人来吸睛的娱乐节目,但是看来后却发现,请来的“大腕”明星不过是站台的,真正的“腕”“大咖”是那些前朝遗物,国之瑰宝。经过《国家宝藏》三季的培养和熏陶,我开始踏入之前懵然不知的文博领域,对博物馆、文物以及文物延伸出来的传统文化一片倾心。甚至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全网搜索节目中介绍的博物馆,先进行一番“云游”,然后购买博物馆设计的书签、冰箱贴、杯垫等文创用品,买来收藏。

《国家宝藏》中,全国东西南北各具特色。以自成一派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等为代表的九大博物馆,由馆长坐镇,推出其馆内三件镇馆之宝,这些国宝涵盖前人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巅峰之作,无论是瓷器、青铜器、兵器还是绘画、音

乐、律法,每一件文物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古人的审美和智慧,让人叹为观止。正如制片人、节目总导演于蕾说:“我们想要展现的是不同年代、不同品类的文物,我们不会像鉴宝类节目一样谈文物的物质价值,而是想要寻找文物精神价值的表达,我们觉得博物馆文物最大的价值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

《国家宝藏》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上半部由明星演绎文物的前世传奇,他们在舞台上演绎出几百年前的故事,让观众身临其境,感性触摸到文物历史发展中的脉搏。下半部则邀请一些考古专家、志愿者、科学家等人讲述宝藏的今生故事,破解它们身上的秘密,他们努力研究、传承、守护,用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证明这些文化一直活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汨汨流淌,从未褪色。

古人的智慧让今人啧啧称奇,有些宝物制作之谜至今仍未能破解。比如河南博物院展出的贾湖骨笛,一根细细的笛子竟然

是八千多年前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原始人手工打造,取材更是神奇梦幻——居然来自丹顶鹤的一根尺骨。印象中仙鹤的尺骨该是很脆弱的,但制作骨笛的尺骨却坚硬无比,现代工艺手法还无法在这根坚硬的尺骨上钻出同样间距、大小一致的七个孔洞,难以想象古人是用何种工具打造出这支神笛的;湖北省博物馆推出的冷兵器之王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出鞘时依然剑气凌厉,寒光四射,科学解密剑身镀了一层熔点需达到4000摄氏度的含铬金属,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2000多年前的古人如何达到如此之高的锻造温度……

《国家宝藏》不仅在于探秘绝世国宝之登峰造极、惊艳绝伦,而是让更多的国民从这些珍宝中得以窥见我泱泱中华曾经的光辉煌赫、盛极一时。葡萄酒鸟纹银香囊就是其中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精美玲珑的香囊呈球状,雕花镂空设计,小小香囊内含乾陀,竟暗藏陀螺旋仪机巧,香料置于其中任

如何挥洒,都不会漏出,这科技比近代航海技术都提前了一千年。据说,香囊很有可能是唐朝杨贵妃身上佩戴之物,随着香囊共同出土的1000余件唐朝遗宝,每一件都金光灿灿、流光溢彩,展现了大唐人自信乐观和海纳百川的大国风范。

诸如如此的“国之重器”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春秋时期云纹铜禁的英姿,云梦睡虎地秦简讲述勤政爱民的道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再现高逸自由的意境,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铺展开海纳百川的图景……

器物有神,匠心无界。先辈们和守护人年数、数十年,乃至百年来坚持做一件事的匠心精神才着实让人折服,工匠细节处处可见。中央美术学院冯海涛先生作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守护人,为了临摹该幅盛世画卷,历时四年,反复试验,闭关两个月,才复制出十分之一的《千里江山图》卷,虽然是局部,却终于寻得十八岁天才画家的创作秘

密。咫尺千里,五色备焉。《千里江山图》不是一张画,至少是五张。第一层是完整的宋代水墨文人山水画,第二层添加了赭石用以衬托青绿,第三层画绿为青打好基础,第四层是罩染,第五层上青。经过这五层“笨功夫”,一幅青绿山水才真正活起来。

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马王堆辛追夫人陪葬品素纱襌衣出土时,震惊世界。这件襌衣薄如蝉翼,远轻于羽,据考证,襌衣仅重49克,每平方米纱料重15.4克,一根长9000米的单丝仅重11克,而我们平时穿的衬衫都要有300至500克重。

更神奇的是,这件襌衣即使放在今天仍难以仿制。研究人员称,因为西汉时期的蚕宝宝瘦弱,只有三眠,吐出来的丝也纤细,而现代蚕宝宝因为吃得好,养得好,所以吐出来的丝也重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2年,不惜重金找到一批跟古代差不多瘦弱的蚕宝宝才吐出轻薄的蚕丝,并复原当时的缝制方法,这才“克隆”出同等质地的襌衣。

《国家宝藏》将文化综艺拓展到更为深邃和广袤的空间,它带着我们走向历史的深处,将中华历史凝练在同一时空下,让我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根深叶茂,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国家宝藏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让人铭记在心。